

经典

以记忆抵抗权力

——当代巴勒斯坦文学一瞥 □余玉萍



马哈穆德·达尔维什



穆利德·巴尔古提



杰布拉·易卜拉欣·杰布拉



安通·沙马斯

2009年初,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,发表了题为《高墙与鸡蛋》(又译《以卵击墙》)的演讲辞,在其中,他含蓄地批评了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种种做法,并称:“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,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。”

毋庸置疑,在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和大国支持的对手面前,巴勒斯坦几乎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;在世人眼里,巴勒斯坦人的形象或是悲惨无助的难民,或是手无寸铁的战士,或是孤注一掷的危险分子……巴以之间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斗争。带着对冲突的热爱,在诗歌、散文、小说之外尚通晓音乐、美术,且早年便留学英国,阅历颇丰。深谙西方文化、崇尚世界主义的杰布拉为何如此怀念童年及其老家的井?因为它“能将我带回家乡,带回那个在家乡的土地上、在懵懂无知中成长起来的我。它对于我,象征着世界的真、象征着我的祖国的纯洁。它不断地向我肯定:在经历了伤痛、流离之后,需要回归最初的朴拙,因为在那

里,蕴藏着民族生命的源泉”。这就使得记忆浮出意识的地表,上升为对抗演进的场域,一如当代巴勒斯坦最伟大的民族诗人马哈穆德·达尔维什所言:巴以冲突,实质上是“两种记忆的斗争”。博物馆、纪念馆、历史教科书等是民族公共记忆的绝佳场所,却可能将记忆抽象化;相比之下,鲜活的个人记忆真正提供着关于苦难历史具体的、忠实的见证。对于巴勒斯坦民众而言,宏大历史叙事场域的阙如更凸显了个人记忆的重要性,这又对以具体性为核心界定尺度的文学艺术提出了进一步要求。也正因为如此,回溯性的叙事在当代巴勒斯坦文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分量。

这种回溯性叙事,在体裁上表现为自传和自传体小说的层出不穷,在写作策略上则表现为追忆手法的频繁登场。也许,对于失去故土的人来说,自传体是唯一能够表达存在感的疆域,而追忆是连结往昔与当下的有力途径,通过追忆过去能够确认自我的存在。虽然说,巴勒斯坦自传体文学的任务依然离不开总体的“个人救赎”,但它常因民族的政治危机引发,其间,个人与其共同体的命运已然密不可分。

翻开那些以深沉的基调铺就的巴勒斯坦自传,令人唏嘘不已的除了作者稠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,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也许就是作者们笔下记忆的钩沉者:一件旧物、一缕熟悉的气息;抑或一瞬空间、一处昔日的场景……譬如,长期流亡伊拉克的巴勒斯坦著名作家杰布拉·易卜拉欣,杰布拉有部自传名曰《第一口井》,写于1987年,是晚年的他对于童年岁月的回忆。“第一口井”,指的是巴勒斯坦的哈士鲁克作家老家院中那口古老的深井。在杰布拉的印象中,井水是那样的清澈甘甜,井口因井绳的长年拉扯而沟壑纵横,使整口井愈发飘洒着岁月的香醇,井前绿荫匝地,和风习习,每天大人们干完农活后来此小憩,孩童们下学后来此嬉戏玩耍,或干脆由老师带着在井边上

这种回溯性叙事,在体裁上表现为自传和自传体小说的层出不穷,在写作策略上则表现为追忆手法的频繁登场。也许,对于失去故土的人来说,自传体是唯一能够表达存在感的疆域,而追忆是连结往昔与当下的有力途径,通过追忆过去能够确认自我的存在。虽然说,巴勒斯坦自传体文学的任务依然离不开总体的“个人救赎”,但它常因民族的政治危机引发,其间,个人与其共同体的命运已然密不可分。

翻开那些以深沉的基调铺就的巴勒斯坦自传,令人唏嘘不已的除了作者稠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,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也许就是作者们笔下记忆的钩沉者:一件旧物、一缕熟悉的气息;抑或一瞬空间、一处昔日的场景……譬如,长期流亡伊拉克的巴勒斯坦著名作家杰布拉·易卜拉欣,杰布拉有部自传名曰《第一口井》,写于1987年,是晚年的他对于童年岁月的回忆。“第一口井”,指的是巴勒斯坦的哈士鲁克作家老家院中那口古老的深井。在杰布拉的印象中,井水是那样的清澈甘甜,井口因井绳的长年拉扯而沟壑纵横,使整口井愈发飘洒着岁月的香醇,井前绿荫匝地,和风习习,每天大人们干完农活后来此小憩,孩童们下学后来此嬉戏玩耍,或干脆由老师带着在井边上

这种回溯性叙事,在体裁上表现为自传和自传体小说的层出不穷,在写作策略上则表现为追忆手法的频繁登场。也许,对于失去故土的人来说,自传体是唯一能够表达存在感的疆域,而追忆是连结往昔与当下的有力途径,通过追忆过去能够确认自我的存在。虽然说,巴勒斯坦自传体文学的任务依然离不开总体的“个人救赎”,但它常因民族的政治危机引发,其间,个人与其共同体的命运已然密不可分。

翻开那些以深沉的基调铺就的巴勒斯坦自传,令人唏嘘不已的除了作者稠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,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也许就是作者们笔下记忆的钩沉者:一件旧物、一缕熟悉的气息;抑或一瞬空间、一处昔日的场景……譬如,长期流亡伊拉克的巴勒斯坦著名作家杰布拉·易卜拉欣,杰布拉有部自传名曰《第一口井》,写于1987年,是晚年的他对于童年岁月的回忆。“第一口井”,指的是巴勒斯坦的哈士鲁克作家老家院中那口古老的深井。在杰布拉的印象中,井水是那样的清澈甘甜,井口因井绳的长年拉扯而沟壑纵横,使整口井愈发飘洒着岁月的香醇,井前绿荫匝地,和风习习,每天大人们干完农活后来此小憩,孩童们下学后来此嬉戏玩耍,或干脆由老师带着在井边上

历史:“他的枪从我们这里夺走了诗歌的土地,留给我们关于土地的诗歌。他的手中握着土地,而我们的手中握着幻景。”

流离者变成自己回忆里的异乡人,更只能紧紧攀附着回忆,由脚下的木桥生发开去,作者将跨度30年的回忆倒叙,铺陈在回乡纪行中,一揽子的记忆在其中自然地往返流动,在有意无意间将往昔推向当下,呈现于读者面前:巴尔古提出生于拉马拉附近的德尔·卡萨纳,1966年离开家乡,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,他正在开罗大学文学院准备学位答



①《寻找瓦立德·马斯欧德》 | ②《第一口井》 | ③《为了遗忘的记忆》 | ④《阿拉伯式》

辩。不到几日,整个西岸就被以色列防卫军占领了,包括拉马拉。巴尔古提发现自己成了众多流离失所者中的一员,且归期无日。他在埃及结婚生子,却因批评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而遭到后者驱逐,孤身前往布达佩斯,担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巴解代表,与留在开罗的妻儿分离达17年之久。奥斯陆协议的签署给了他重访家乡的机会,这次意义重大的、五味杂陈的回乡行,孕育出这部情感真挚的自传。因其笔触细腻深刻,从而获得1997年埃及纳吉布·马哈福兹文学奖。爱德华·萨义德在为该书英文版撰写的前言中,称其为“一部最佳的、反映我们所正在经历的巴勒斯坦流散的存在主义作品”。詹姆斯认为,“桥”在世界文学艺术中的原型意义“似乎在于它表示出一种悬空感”。也许正是“桥”给了巴尔古提以灵感,让他在“悬空”中保持高度的清醒,在不断的质疑中引发自身对流亡、身份及生命状态的全面思索,由此成就了这部自传。

谈到记忆中那缕熟悉的气息,笔者想到的是巴勒斯坦的另两部优秀文学作品——安通·沙马斯的类自传体小说《阿拉伯式》(1986)和马哈穆德·达尔维什的散文诗般的回忆录《为了遗忘的记忆》(1995)。

《阿拉伯式》由“故事”和“讲述者”两部分组成。“故事”叙述19世纪初沙马斯的阿拉伯基督徒家庭从叙利亚移民至巴勒斯坦,定居于加利利附近一个小村庄的传奇经历。在安通·

沙马斯笔下,故乡是个充满了欢乐与悲伤、热情与迷信的美丽田园。作者围绕“我曾经是谁”的问题,描绘了自己的童年生活,回忆在尤素福叔叔身边听故事的场景,直至以色列军队占领家乡。这是一个失落的阿拉伯共同体的“故事”。“讲述者”则围绕“我现在是谁”的问题,叙述沙马斯从美国爱荷华州和巴黎游学归来,作为二等公民生活在以色列统治之下的疏离感,以及与家乡父老隔绝的负疚感。在小说中,叙事者沙马斯寻找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失散的堂兄米歇尔·阿布雅德,后者曾以沙马斯的名字加入反以敢死队。沙马斯最终在美国爱荷华州找到了堂兄,米歇尔交给沙马斯一个手稿,称“这是以你的名字撰写的虚构性自传”,并说:“我的虚构的名字,也是你的名字。将这份稿子翻译出来,增删均可,但是,请一定把我留在里面。”沙马斯苦苦寻觅同名的堂兄,以修补分裂的身份,完成自我救赎,但是,已分裂的身份是无法再度统一的。

《阿拉伯式》是安通·沙马斯用希伯来语创作的小说,出版后引来各方关注,1988年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曾将其评为最佳图书之一。在以色列,它一直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热评的对象,被称为非犹太作家在希伯来现代文学史上投下的一枚“重磅炸弹”。阿拉伯文学界虽然对沙马斯用占领者的语言进行创作颇有微词,却无法否认这是当代巴勒斯坦一部优秀的流散文学作品,因为其中弥漫着巴勒斯坦那浓厚的乡间气息和风土人情:“我来到橄榄油作坊的门口。我闻到橄榄皮葵的香气从遥远的岁月深处传来。这是一种很浓的味儿,它温煦地包裹着你的整个感觉,微风拂过秋天的尽头后,才渐渐散去……”(译自小说第二部分“讲述者”开篇)

《为了遗忘的记忆》以类似意识流的手法,记述了大诗人马哈穆德·达尔维什在1982年8月以色列围攻贝鲁特的一天中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。

回忆录以清晨梦醒开篇,在隆隆炮声中,作者沏上一杯咖啡,咖啡香气带着诗人完

成一天的活动。诗人在炮弹横飞的城市中穿越童年记忆、重温十字军的历史故事、回顾自己的流亡岁月……贝鲁特作为记忆的场域,将各种叙事的碎片串起,以便它们汇成一个更为复杂的场域意象,直至街道和楼房在炮声中轰然倒塌,诗人意识到自己的流亡即将重新开始。

贝鲁特就像诗人的家乡海法一样,即将加入沦陷的行列。曾经的“阿拉伯抵抗之都”,在侵略者的铁蹄下被践踏,对其民众关上了大门。巴勒斯坦难民再次拾起行囊,踏上遥不可知的漫漫流亡之途。贝鲁特对他们而言又是一场记忆——流动的记忆。当十多年来达尔维什在巴黎的寓所中撰写这部回忆录时,虽时过境迁,但那杯咖啡的浓郁味道依然萦绕在心头。诗人意识到所有的记忆终究抵不过时间的销蚀,即使它曾经是那样地让人痛定思痛。在流光的威胁面前,诗人奋笔疾书,在混沌的世界中,抵抗着历史即将被抹去,抵抗着记忆即将被遗忘,一如昆德拉在《笑忘书》中的名言:“人类和权力的对抗史即是记忆和遗忘的对抗。”

如何看待记忆与遗忘的关系?昆德拉尚有另一句名言:“回忆不是对遗忘的否定,回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。”这是否意味着:回忆既是一种指向过去的行为,同时又是基于当下、朝向未来的建构?回忆是为了警醒,也是为了最终的遗忘。当遗忘升起的时候,人将走向真正的释然。但遗忘必定是有前提的,对于经历了无数苦难和伤痛的巴勒斯坦民众尤为如此。可以说,巴以之间冲突的无解,在于巴勒斯坦人的历史记忆与犹太人的历史记忆发生了纠缠。因此,只有当双方倾听并理解彼此的记忆——其自古以来的神话、宗教、传说、憧憬和忧虑,学会在闪族的子孙内部整合彼此的叙事差异,和平才可能降临。而对于今天的巴勒斯坦民族,记忆和陈述也许是他们仅有的一切。

如何看待记忆与遗忘的关系?昆德拉尚有另一句名言:“回忆不是对遗忘的否定,回忆是遗忘的一种形式。”这是否意味着:回忆既是一种指向过去的行为,同时又是基于当下、朝向未来的建构?回忆是为了警醒,也是为了最终的遗忘。当遗忘升起的时候,人将走向真正的释然。但遗忘必定是有前提的,对于经历了无数苦难和伤痛的巴勒斯坦民众尤为如此。可以说,巴以之间冲突的无解,在于巴勒斯坦人的历史记忆与犹太人的历史记忆发生了纠缠。因此,只有当双方倾听并理解彼此的记忆——其自古以来的神话、宗教、传说、憧憬和忧虑,学会在闪族的子孙内部整合彼此的叙事差异,和平才可能降临。而对于今天的巴勒斯坦民族,记忆和陈述也许是他们仅有的一切。

“红磨坊”是世界香槟酒最大买主之一,每年至少订购24万瓶,供游客在坊内畅饮。每人每餐至少得消费半瓶高级香槟。有些客人喝得尽兴,“对酒当歌”,在数十名歌女舞姬陪同下,感叹人生几何。舞娘们可以应邀跟客人合影留念,供来客日后追怀到此一游的情趣。

“红磨坊”声影绵延不绝

“红磨坊”百余年来几起几落,始终由一代代辛劳的“磨坊女”在为它增添光彩。1920年,歌舞场一度被改为电影院,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陷落后,堕落为纳粹德国占领军寻欢作乐的场所,受尽耻辱。

1904年,新磨坊主人保尔·弗雷思请来设计师爱德华·尼尔芒,将“红磨坊”扩建成能容

纳2200名观众的大型歌舞音乐厅。1951年后,雅克·克雷里果接管“红磨坊”,极力推崇一度

遭受冷落的康康舞,大获成功,使“红磨坊”一跃而为全球最红火的歌舞圣殿。法国的娱乐圈大师和名伶莫里斯·舍瓦里埃、歌坛女皇艾迪特·比亚芙、影星让·伽班、伊夫·孟唐都曾相继在此登台演出过。一些国际大腕但凡来巴黎,必到“红磨坊”一显身手。迄今为止,已有数百万游客不远万里来此,欣赏康康舞表演。

康康舞是“红磨坊”的大牌节目,其舞动姿

势让人想到它最早的名称“喧腾舞”或“喧腾康康舞”。某种程度上,该舞蹈的风格是法国第二

帝国轻浮习俗的反映,因此,该舞不被正统当局看好,尤其遭到卫道士们的非议。19世纪60

年代,康康舞跨海去到英伦,被盖格鲁·撒克逊的绅士们看成一大丑闻,迅速尴尬收场。

而今,时代不同了,康康舞不但脱却了

与海淫海盗的干系,被视为妇女性解放的

前卫西方现代文明的辉煌展示。身处“红磨坊”,观众满目华丽,近百名摩登女郎变换着千

套绚丽云裳,翩翩起舞。“红磨坊”使用梦幻布

景,通过歌舞艺术表演,将观众带进浪漫世纪

诗与歌的仙境,尽享引人入胜的异域风情,

从而衷心怡神,让观者感到摆脱了汽车文明的尘嚣。

歌舞声中品佳肴

“红磨坊”坊内设有餐饮服务,观众可以边用餐边观看。歌舞厅餐饮现由罗朗·塔里台克等名厨料理,厅堂共有800个座席,供应法式大餐的上等鹅肝、熏鲑鱼、苦苣炖小牛肉、羊肚

沙马斯笔下,故乡是个充满了欢乐与悲伤、热情与迷信的美丽田园。作者围绕“我曾经是谁”的问题,描绘了自己的童年生活,回忆在尤素福叔叔身边听故事的场景,直至以色列军队占领家乡。这是一个失落的阿拉伯共同体的“故事”。“讲述者”则围绕“我现在是谁”的问题,叙述沙马斯从美国爱荷华州和巴黎游学归来,作为二等公民生活在以色列统治之下的疏离感,以及与家乡父老隔绝的负疚感。在小说中,叙事者沙马斯寻找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失散的堂兄米歇尔·阿布雅德,后者曾以沙马斯的名字加入反以敢死队。沙马斯最终在美国爱荷华州找到了堂兄,米歇尔交给沙马斯一个手稿,称“这是以你的名字撰写的虚构性自传”,并说:“我的虚构的名字,也是你的名字。将这份稿子翻译出来,增删均可,但是,请一定把我留在里面。”沙马斯苦苦寻觅同名的堂兄,以修补分裂的身份,完成自我救赎,但是,已分裂的身份是无法再度统一的。

《阿拉伯式》是安通·沙马斯用希伯来语创作的小说,出版后引来各方关注,1988年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曾将其评为最佳图书之一。在以色列,它一直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热评的对象,被称为非犹太作家在希伯来现代文学史上投下的一枚“重磅炸弹”。阿拉伯文学界虽然对沙马斯用占领者的语言进行创作颇有微词,却无法否认这是当代巴勒斯坦一部优秀的流散文学作品,因为其中弥漫着巴勒斯坦那浓厚的乡间气息和风土人情:“我来到橄榄油作坊的门口。我闻到橄榄皮葵的香气从遥远的岁月深处传来。这是一种很浓的味儿,它温煦地包裹着你的整个感觉,微风拂过秋天的尽头后,才渐渐散去……”(译自小说第二部分“讲述者”开篇)

《阿拉伯式》是安通·沙马斯用希伯来语创作的小说,出版后引来各方关注,1988年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曾将其评为最佳图书之一。在以色列,它一直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热评的对象,被称为非犹太作家在希伯来现代文学史上投下的一枚“重磅炸弹”。阿拉伯文学界虽然对沙马斯用占领者的语言进行创作颇有微词,却无法否认这是当代巴勒斯坦一部优秀的流散文学作品,因为其中弥漫着巴勒斯坦那浓厚的乡间气息和风土人情:“我来到橄榄油作坊的门口。我闻到橄榄皮葵的香气从遥远的岁月深处传来。这是一种很浓的味儿,它温煦地包裹着你的整个感觉,微风拂过秋天的尽头后,才渐渐散去……”(译自小说第二部分“讲述者”开篇)

《阿拉伯式》是安通·沙马斯用希伯来语创作的小说,出版后引来各方关注,1988年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曾将其评为最佳图书之一。在以色列,它一直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热评的对象,被称为非犹太作家在希伯来现代文学史上投下的一枚“重磅炸弹”。阿拉伯文学界虽然对沙马斯用占领者的语言进行创作颇有微词,却无法否认这是当代巴勒斯坦一部优秀的流散文学作品,因为其中弥漫着巴勒斯坦那浓厚的乡间气息和风土人情:“我来到橄榄油作坊的门口。我闻到橄榄皮葵的香气从遥远的岁月深处传来。这是一种很浓的味儿,它温煦地包裹着你的整个感觉,微风拂过秋天的尽头后,才渐渐散去……”(译自小说第二部分“讲述者”开篇)

《阿拉伯式》是安通·沙马斯用希伯来语创作的小说,出版后引来各方关注,1988年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曾将其评为最佳图书之一。在以色列,它一直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热评的对象,被称为非犹太作家在希伯来现代文学史上投下的一枚“重磅炸弹”。阿拉伯文学界虽然对沙马斯用占领者的语言进行创作颇有微词,却无法否认这是当代巴勒斯坦一部优秀的流散文学作品,因为其中弥漫着巴勒斯坦那浓厚的乡间气息和风土人情:“我来到橄榄油作坊的门口。我闻到橄榄皮葵的香气从遥远的岁月深处传来。这是一种很浓的味儿,它温煦地包裹着你的整个感觉,微风拂过秋天的尽头后,才渐渐散去……”(译自小说第二部分“讲述者”开篇)

《阿拉伯式》是安通·沙马斯用希伯来语创作的小说,出版后引来各方关注,1988年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曾将其评为最佳图书之一。在以色列,它一直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热评的对象,被称为非犹太作家在希伯来现代文学史上投下的一枚“重磅炸弹”。阿拉伯文学界虽然对沙马斯用占领者的语言进行创作颇有微词,却无法否认这是当代巴勒斯坦一部优秀的流散文学作品,因为其中弥漫着巴勒斯坦那浓厚的乡间气息和风土人情:“我来到橄榄油作坊的门口。我闻到橄榄皮葵的香气从遥远的岁月深处传来。这是一种很浓的味儿,它温煦地包裹着你的整个感觉,微风拂过秋天的尽头后,才渐渐散去……”(译自小说第二部分“讲述者”开篇)

《阿拉伯式》是安通·沙马斯用希伯来语创作的小说,出版后引来各方关注,1988年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曾将其评为最佳图书之一。在以色列,它一直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热评的对象,被称为非犹太作家在希伯来现代文学史上投下的一枚“重磅炸弹”。阿拉伯文学界虽然对沙马斯用占领者的语言进行创作颇有微词,却无法否认这是当代巴勒斯坦一部优秀的流散文学作品,因为其中弥漫着巴勒斯坦那浓厚的乡间气息和风土人情:“我来到橄榄油作坊的门口。我闻到橄榄皮葵的香气从遥远的岁月深处传来。这是一种很浓的味儿,它温煦地包裹着你的整个感觉,微风拂过秋天的尽头后,才渐渐散去……”(译自小说第二部分“讲述者”开篇)

《阿拉伯式》是安通·沙马斯用希伯来语创作的小说,出版后引来各方关注,1988年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曾将其评为最佳图书之一。在以色列,它一直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热评的对象